

# 幸福炮兵

姚晓刚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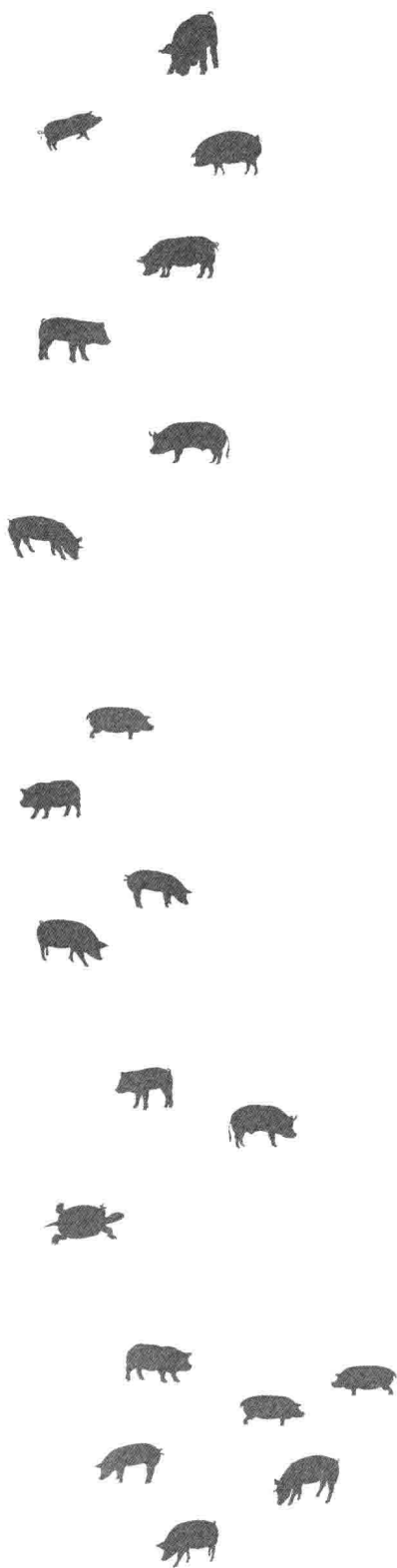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 幸福炮兵

姚晓刚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炮兵 / 姚晓刚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6  
(2015.7重印)

ISBN 978-7-5063-7768-3

I. ①幸… II. ①姚…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0355 号

## 幸福炮兵

---

作 者: 姚晓刚

责任编辑: 罗静文

助理编辑: 魏 硕

装帧设计: 丁奔亮 申哲宏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65 千

印 张: 28.5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768-3

定 价: 45.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一个少年荒唐岁月的纯真记忆

钓鱼钓上的鳖，在河滩上伸脖蹬腿，拼命地翻了身，没想到我又将它翻了个肚皮朝天。鳖羞，四爪乱蹬重要翻身。做饵的蚯蚓睁开眼，一头扎进我爹的酒壶，“滋滋”地豪饮声里我想要尿尿。不成，我知道它诱我，是要看我尿床的笑话。突然，鳖咬住了我的指头，不松口，血流成河……顿时梦醒，我伤心呆愣，娘摸我头，说：摸摸毛吓不着，我碎娃是被雷惊着了……

知道男女之间那点事儿，是从和萍牵着家里的老母羊去老皮头家“搭羊娃儿”开始的。

那天是星期日，我还赖在被窝里，爹早早就起来了。我想爹压根儿就不知道星期几，他整天盘算的就是他那几只绵羊，什么时候下羊娃儿，什么时候剪羊毛，什么时候起圈出粪。

“水门红了！”

我听到爹在羊圈里对我娘大声吆喝着。

“水门”，就是母羊屁股下面尿尿的地方。水门红了，就是母羊想公羊了，想让羊公子给她“搭羊娃儿”了。这些，城里的萍不会知道，城里人把这叫配种。

别小看了这几只绵羊，我们家买盐买醋，爹买烟买酒，我买笔买书包都指望它哩。我身上穿的毛衣，也是娘将剪下的羊毛纺成线给马路对面医院的党组织的。党姐一手的好毛线活，三根两头尖尖的竹扦子，在她手里上飞下窜左捅右戳，三两天就能织完一件毛衣。当然，刚剪下的羊毛不能织毛衣，娘还得将羊毛与黄土和成泥，一把一把贴在石板上让日头晒干，再用柳条抽打。娘抽打时，捂着鼻子，只见尘土像雾扬向空中，羊毛在黄土尘雾中飞舞散开再一缕一缕飘落到地上，这一腾一落，原先油喷喷的羊毛就变得白花花暄腾腾软乎乎的，跟棉花一样了。穿着党组织的毛衣，我心里总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要说，党姐还是我真真正正的贵人，当然这是后话。党姐的男人是军官，党姐生娃时，他回来了。在产房里，党姐一边生娃一边骂男人：“你只顾自己痛快，看看女人多苦。”军官丈夫脸红一笑。党姐对我娘说，碎娃当兵会有出息。我娘说，老姚家成分不好，当兵？恐怕当不上兵。那年接兵的来了，是党姐对接兵的军官说，她有个弟弟，你要是不接走去当兵，太可惜了。党姐说的弟弟就是我。党姐让人喊我来，见了接兵的。我看见党姐的手伸到接兵军官的怀里，党姐的听诊器在接兵军官胸口来回滑动，接兵军官的眼睛就闭了起来。“看看，我这弟弟不错吧？”党姐的话让接兵军官睁开眼，他打量着我问：“你会画画？”我不知咋搭腔。党姐说，会会，他画的孙猴儿要是不小心从纸上跳下来，能成孙悟空。党姐的话，让接兵军官哈哈大笑。接兵军官说：“哪天去你家家访，看看你画的猴子。”说着又闭上了眼，党姐一看，本想收回的手又向里滑动了。接兵军官又想到什么，睁开眼睛看着我，又看看党姐，问道：“他是你弟弟？亲弟弟？”党姐说：“是我弟弟，比亲弟弟还亲，他是我姨家的老大。”

爹起来给羊圈垫了土，给羊喂了草，便掀起老母羊肥肥的尾巴看了下，弯下腰伸头闻了闻，然后冲着屋里正在做饭的娘大声叫唤道：

“水门都红了，该搭羊娃儿了。”

娘将手里的苞谷面下进锅，使劲用勺在大铁锅里搅了几圈，然后小跑着到羊圈。娘和爹一样掀开老母羊肥肥的尾巴看了下，顿时乐得合不上嘴。娘摸着老母羊的头，像摸她儿子的头一样，嘴里啧啧的一个劲儿夸：“你呀，没白养，一年一窝，一次都不落下，真是个甜欢人的牲畜儿。”

爹对娘说：“还不让强儿快起来，太阳都烧屁股沟子了，还赖在被窝不起来。”

娘说：“今天歇礼拜，让娃多睡会儿，正是长苗拔个子的時候。”

爹说：“还睡，我这么大跟人学手艺时，哪天不是天不亮就起来，给师娘倒尿盆，给师傅泡上茶。强儿，十几岁的娃了还啥事都不会做，全是你给惯坏的。快叫他起来，趁早给羊搭羊娃儿去。”

“强儿念书可上心，学校的老师都夸强儿，我看你老姚家，没准儿就指望强儿长大能有个出息哩！”娘说。

我实际上也醒了，胳膊被身子压麻了，还憋着一泡尿。只是，我一直趴在被窝，这会儿正想着萍呢。

昨天放学时，萍说要给我看件东西。“只能一个人看，不许给别人看，更不能让我哥哥敏和锐看！”萍神秘秘地说。

到底是啥东西？

萍说到时你就知道了！萍说这话时脸都红了，这让我更期待看她的这个东西。

“你能有啥好东西？还不快拿出来给我看，馋人是咋地？”我对萍说。

萍说，这两天我抽空拿给你看。

“你给我看好东西，我就带你去放羊。”我对萍说。萍缠过我好几次了，要我带她去放羊玩。

这会儿，听到爹娘一声高一声低地叫唤，我一骨碌爬出了被窝

儿，提着裤子，跑到茅房，舒舒服服的“滋滋”声中，我闭眼享受着痛快。

爹见我出来，就对我说：“强儿，快将羊拉村北你老皮头叔家，让老皮头叔给羊搭羊娃儿。”

娘说：“饭快熟了，让强儿吃完再去吧？”

爹是个急性子：“搭完羊娃儿回来再吃还能饿死人不成？”我一听，对娘说我不饿。

爹这回笑了：“你空着点儿肚皮儿，今儿去坐席吃八大碗。”

娘一听说：“差点儿给忘了，陈二忠兄弟结婚，这么大的事咋能忘了不成！你说咱随多少钱的礼？一块，还是五毛？”

爹说：“你打发叫花子呀？陈二忠是我的兄弟，说什么也得随两块。”

娘说：“要不咱扯个便宜点的条子（陕西人送礼物的一种形式，即一块布），多阔气！”

爹想了想，说：“成！送条子排场，就是条子贵了些。”

娘说：“舍不得花钱，咱就算了？”

爹摸了下老母羊头，咬牙说：“搭上羊娃儿，上秋就能下羊羔了，一个羊娃儿少说也能卖六块钱哩。扯条子！”

娘一想笑了，说：“你们兄弟，真是比亲兄弟不差啥，我这就去合作社扯条子！”

萍，省城来的学生，萍的妈是公社医院的大夫，萍的爸我没见过，听说是个大官，被下放劳动改造了。萍、萍的妈、萍的哥锐和敏，一起来到我们这里。萍一来，就和我坐在一张桌子上，原先与我坐一起的芹和秋芒坐了。

萍让我知道了城里人与农村人有啥不一样，确切地说是城里女娃跟农村女娃有啥不一样。农村女娃芹，眼睛是直的，一般不看你，就



是看你，也是慌里慌张瞅一眼。芹每回偷偷送我白面馍吃就是这样的。她指指书包，书包口已露出了白面馍，我要是不取，她就将书包从书桌下推给我。像娘说的，可能我正在长身体，肚子总饿，一看到芹书包里的白面馍，我就会拿出，瞅没人注意时往嘴里塞。自从萍来了和我坐一起，芹就不再送我馍吃了，有时还故意当我面自己吃白面馍，不是吃，是狠狠地咬白面馍，边咬边用眼瞪我。我知道，芹是在馋我。

萍与芹不一样，她是城里的女娃，她的眼睛一闪一闪，当你偷偷去看她时，她的眼睛会突然看你一下，这一看像火苗一样烧断了你刚刚投过去的目光，又像是爪子，一下子抓住了你的目光。每次这样，我都像偷拿了人家东西被人发现一样，脸涨红涨红的，但还是忍不住偷偷看萍，有时甚至渴望被她的火苗烧到自己的目光，被她的爪子抓住我偷看的目光。只是萍不给我白面馍吃。要是萍既能用火苗一样的目光烧我，又能像芹给我白面馍，那就更撩不过了。我娘说过，天下的好事不能让一个人占全，社会不是你娘，啥事都惯着你！我想，吃不上白面馍就不吃，差那一口也不会饿死。

爹将羊缰绳递到我手中的同时塞了五毛钱，说这是搭羊娃儿的钱，快点去慢些回，小心点，不能让搭上的羊娃儿掉下来，不然这五毛钱就白花了！

爹说这话的声音都压低了，像是怕声音大了会将搭上的羊娃儿给震到地上。我也低声对爹嗯了声。

我牵着羊走出来，没有去路北，而是到马路对面的医院，对着水井边柳树下萍家的窗口，将手指伸到嘴里压住舌头，憋气使劲打了个呼哨。一会儿，萍就跑了出来。我就喜欢萍跑步时的样子，像个兔子，脚步点着地就往上蹿，小裙子一开一合，像小雨伞张开又合上，最好看的是萍头上系在羊角角上的红玻璃球，一闪一闪地像一堆柴火

上的火星儿。萍说这不是玻璃的，是宝石。啥宝石？萍说，是夜明珠。我不信，非拉着萍，要在黑天看她的夜明珠。可是，夜明珠在黑夜里没有发出亮光来。萍对着月亮转着红球球让我看，我看到红球球一闪一闪的。真的是夜明珠呀！萍还摘下红玻璃球，要给我戴，我说这是女娃子戴的，我才不要。

萍跑到我身边，给我一块冰糖点心，说这是一个生孩子的女人送给她妈妈的。萍的妈妈是接生的医生。萍要她妈妈多分一份给我的。萍有两个哥哥，一个叫敏一个叫锐，我知道这回冰糖点心又是被萍的妈妈分了四份，一份给萍，一份给我，一份给锐，一份给敏。

萍从我手里牵过羊，我接过冰糖点心，往嘴里塞。

“甜吗？”萍忽闪着眼睛问。

“甜，真甜！”我一开口，嘴里的糖水就要流出来了。

突然“咯嘣”一声，我咬到一块大的冰糖，我不敢嚼了，吐到了手里。

“咋了？吃着石头啦？”萍瞪大眼睛。

“不想一口吃完！”我说着伸出手，让萍看我手心里的冰糖块。

“还不快吃了？”萍说。

我看着冰糖，真想塞到嘴里痛痛快快地吃了，可是吃了就没了。我从兜里掏出一个烟盒纸三角，拆开，将冰糖包了起来，留着以后吃。

萍笑了，说下次再有人送点心，还给我分着吃！我一听，忍不住打开纸包，将冰糖块放到嘴里，“咯嘣咯嘣”地嚼着吃了。顿时，甜水溢满了嘴，淹没了嗓子眼，渗透到了心底。我感觉整个人都变成糖了。

“小心把牙崩掉了！”萍一定是被我嚼冰糖的声音感动了，在一旁笑着说。

“你说要给我看的東西呢？”我吃着吃着就想起了萍昨天說的話，便問。

萍說：“沒能拿出來。”

“咋啦？”

萍說：“我媽一直在家！”

“你到底要給我看的是啥東西？”我急切地問。

萍臉紅了：“是一本書。”

一本書呀，我還以為是比冰糖點心更好吃的東西哩。

“書？啥書？”

萍說：“你不要問，我拿出來給你看你就知道了！”

萍盯了下手裡攥着的錢，我告訴她，這錢是送老皮頭叔“搭羊娃兒”的錢。

“啥是搭羊娃兒？”萍好奇地問。

“看你城裡人，啥都不知道。告訴你搭羊娃兒，就是羊公子給母羊搭，然後母羊才能生小羊娃兒。”我說。

萍一聽，臉悄悄地泛紅了。

我們邊走，母羊時不時地還啃點路邊的草。我用鞭子要打母羊，萍說別打，让它吃飽才好給公羊搭羊娃兒。就這樣，羊一路邊啃着地上的草，邊向老皮頭叔家走去。

來到老皮頭叔家，遠遠地聞到了股呛人的羊公子的味道，這氣味讓人喘不上氣。走到院子，一個長着粗粗的卷犄角的壯實的高頭公羊正撕着地下的苞谷秆香香地嚼着，我忽然感到公羊嚼苞谷秆和我吃冰糖點心一樣甜美。

“老皮頭叔！”對着老皮頭家門我叫了聲，一會兒老皮頭一拐一拐地就出來了。

“我爸讓你給我家的老母羊搭羊娃兒哩！”我將羊往前攆了攆，衝着老皮頭叔說。

老皮头脸一黑：“你娃把书咋念得都吃了不成？连个囫囵话都不会说。”

我听了，不知老皮头发哪门子火，直愣愣地呆站着。

老皮头笑了，说：“这人说话呀，该省字眼的不省是老婆子的裹脚布，不该省的字眼省了，那会成骂人的话。你娃念书的，你说是羊老公子给你的母羊搭羊娃儿的，哪能是你老皮头叔？”

我脸一下子红了，像是课堂上答错了老师提问一样。萍一边偷偷在笑。我连忙将手里攥着的钱递给老皮头。这老皮头叔平时到公社食堂做饭，又在家养了这只羊公子，专门给母羊“搭羊娃儿”挣钱。每搭一次，五毛钱。

接过钱，老皮头将钱抻平了一下，然后走到我的母羊后面，一把掀开肥肥的羊尾巴看了看，说：“成！是时候啦！”

我看到羊的屁股是红红的。萍跟在我后面，也盯着看！那头羊公子像是也看到了母羊的红屁股，挣着劲往母羊身边挤，脖子上的缰绳都绷得紧紧的。老皮头一边解下羊公子的缰绳，一边冲着羊公子训斥道：“老伙计，看把你急的，有你干的活儿！”

羊公子走近母羊，用嘴拱着母羊的尾巴，闻了又闻，然后双脚向母羊后身搭了下，原以为接下来羊公子会搭上母羊了，谁料这会儿母羊往前走了步，这个动作可能让羊公子在这么多人面前没了面子，它一下子收回了双腿，围着母羊转起了圈子来。

“咋了？”老皮头一边冲着羊公子问，一边走到母羊头前，张开双腿夹住母羊头，手伸向母羊后面，掀开母羊的尾巴，露出母羊肥肥大大的红屁股。

“快，老伙计，快上呀！”羊公子听到喊声又去闻母羊的屁股，这下老皮头火了，骂道：“你个老王，这好事你不做还等啥哩？瓜子呀！”

萍紧张地拉了下我的衣服，声音小得跟蚊子般叫地问：“他家公羊姓王？”我点点头，回过神来又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这时，老皮头家的邻居老王开门出来，看到这个场景就说：“老皮头，你个老不死的，你不看看你的老公羊啥岁数了，还让它弄这事！你想累死它呀？”

老皮头说：“啥岁数？它比你还小几十岁呢！”

“老皮头，你光棍一条，没有那一亩三分地，干球打得胯骨响，我看还是你替你的羊将这个买卖弄了。”老王头说完哈哈笑了。

老皮头说：“王哥，你声音小点，要是叫你婆娘我的嫂子听到了会生气的！”

这时，只见羊公子一下子爬到了母羊身上。它可能是怕别人抢了它的好事。

老皮头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中，羊公子的身子躬成了张弓，像是要将自己全部力量都给母羊。母羊叫唤了一声，这时羊公子突然像是被烫似的蹦了下来，母羊屁股一股子白白的水，噼噼啪啪落在地上。

我、萍惊呆了，木桩样站着。萍悄悄对我说：“羞死人了，我再不要看搭羊娃儿了！”

老王头与老皮头还在斗嘴，老王头说：“老皮，你又做了回好事。”

老皮头这回没搭茬儿，回到屋里抓出了一大把黄灿灿的苞谷粒，伸到羊公子嘴边，羊公子喘着粗气望了眼主人，感恩地埋头吃了起来。

老皮头掏出钱，放在掌心里抻了又抻，然后用钱在他的羊公子上轻轻地拍了下，说：“看看，你挣的血汗钱。”羊公子点点头，像是有些害羞地低头啃着地上的苞谷秆。

“老皮头，你这钱挣得太容易啦！”

“你眼红，下次我让羊歇下，留着好事给你做！”

这时，老王家婆娘双手沾满面出来了，冲着老皮头说：“你个老拐子，我听你咧咧半天了，来，让老嫂子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哎呀，我的嫂子，别看我腿拐子，身上的零件可都好着哩！”老

皮头说。

“你以为你是谁？还真敢说自己的零件好，你好，你女人还跟人跑了？”

一听这话，老皮头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这话戳到老皮头的痛处了。自己的婆娘跟一个窑工私奔到了四川，是他这一辈子在人跟前的短头。

“咋屌了？”老王婆娘还不放过。老王头一看自己的女人话没个轻重，忙喝住自己的婆娘：“行了行了，肚子饿了，快进屋下面去。”

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几只鸡像鸟一样扑咯棱棱飞到了半空。有人高声喊道：出车祸啦！

只见一辆手扶拖拉机下，轧着一只芦花鸡。一只脚已经迈入屋门的老王头婆娘，回头看一眼，顿时像是死了爹一样哇的一声哭着跑了过来：“我的芦花鸡！”

她抱起自己的芦花鸡看着，然后又扑向手扶拖拉机的司机。

“你赔，你赔我的芦花鸡！”

“对，赔钱！”

不一会儿，围观的人群就越来越多了。这也难怪！小镇平常静得死寂一样，遇到个事像突然来了个戏班子，还是白演不要钱。这个热闹，谁不往前凑？

“这是车行道，又不是鸡道。”手扶拖拉机的司机手指着路，挺直脖子说。

“你娃还嘴硬，你是哪个村的，到了我们胭脂村还敢这么横！”老皮头后面有个小伙子说。“快拿钱来，不然砸了你的拖拉机。”

赔钱，赔钱！

“赔多少？”手扶拖拉机的司机说。

“你娃扳起指头算一算，一只老母鸡一辈子要下多少蛋，这蛋又能孵出多少只小鸡，小鸡长大又能下多少蛋？”老王头说。

“你们胭脂村的人这么不讲理呀！”手扶拖拉机的司机急了。

“你敢这样说我们胭脂村！”拖拉机司机被人挤着，有人伸胳膊长腿要打他。

这时，那只被撞的鸡，在老王头婆娘怀里扑棱了下翅膀，手扶拖拉机的司机上前一看说：“鸡，没死！不对，哈哈，这是只公鸡！大伙儿把眼睛睁圆了看看，看这鸡冠子，这哪是母鸡？明明是只公鸡！还一年下多少蛋哩？天底下哪有公鸡下蛋的，要是公鸡下蛋，胭脂村的男人也能生娃了！”

“狗日的，将鸡撞死了，还敢骂胭脂村的男人，你活泼烦了不成！”一小伙子伸腿就要往司机身上踹。

老王头拦住了，他走近鸡，眼珠一转，说：“公鸡！我看看，噢！不错这真是只公鸡，可不是一般的公鸡，是胭脂村的公鸡队长，是个干部哩！我们全村的公鸡要靠它领唱哩，所有母鸡全靠它踩蛋哩，社员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全凭它打鸣出工哩！你娃说咋赔？”

“鸡还能当干部，狗也能当了！真没听说过。照这么说，你的鸡比金鸡银鸡还值钱不成？赖人呢！”司机被老王头逼得要哭出来了。

“赔，赔钱！”围观的人群起哄着。

“拔了拖拉机的气门芯，别放人走了！”

人们搅和着、挑弄着，都想看笑话、看热闹。

这时，余三爷衔着烟袋锅子来了。余三爷叫啥名字，我不知道，不知为什么村里人不论大小都称他为“三爷”，好像三爷就是他的名字。人们见三爷来了，就让开了道缝。

余三爷对着老王头说：“是你家鸡出了车祸？”

“嘿嘿，三爷，是我家的鸡！”

余三爷转身对大家说：“赔啥呀？让外村人小瞧了咱胭脂村了。行了，司机娃呀，快将鸡抱到医院照个片子看看，伤到骨头了打个石膏，伤着内脏了开点药输点液，要是再重就住院治疗就行啦！”三爷

话一出，大家一愣，随即笑成了一团。抱着鸡的老王家婆娘“扑哧”一声笑得蹲在地上。手扶拖拉机的司机也咧开了嘴。

笑的力量竟然这样大，像太阳雨一样，将地上的火一下子灭了！像是一块红火将要冻的冰块一下子融化了！像是一只丰满的乳头塞进了哇哇啼哭的婴儿嘴里，哭声顿时停了！刚才人群一张张紧巴巴的脸，这会儿像花儿开放了！

一小伙忙跑去看了下鸡，一本正经地叫喊道：“三爷，不好了！”

余三爷问：“啥不好了？看把你娃一惊一乍的，像是世界大战要爆发了！”

小伙子说：“三爷你看，这鸡牙给撞掉了！”

余三爷说：“屁大的事，将鸡抱到小屁能他爹那儿，给鸡镶嵌口假牙不就成了！”人群又一阵哄然大笑。

手扶拖拉机的司机掏出钱来说：“老哥，我浑身上下就这三块钱。赔你的鸡！要不车上还拉了一车草，卸到你院子？”

老王头看了眼余三爷，三爷低头自顾点自己的烟袋锅。老王头将手一摆：“小伙子，你别嚷喝人了！收你的钱，你一走，胭脂村的人唾沫星子还不把我淹死啊？行了，以后开车当心些，这轧死鸡事小，要是撞了人这辈子不就交代了！”

老王婆娘一听忙起身与自己的老汉争理，但话到嘴边也变成良言了：“行，这只老鸡也光吃食懒打鸣，这下咱炖了吃肉！三爷，今儿到我家吃鸡肉喝鸡汤！”

三爷说：“留着给老王解馋吧，今儿咱坐席去，吃陈家老二的喜酒！”

我与萍牵着羊往家走。萍不说话，眼睛也不看我，一个人低头从路边的田地里拔草喂给羊吃。

我得逗萍说话，便假装扬鞭打老母羊，萍只用眼睛瞪了我下，也



不搭腔。我也没有将鞭子打下。

“今天我带你坐席去!”我找到了话题。

萍在喂羊,我知道她在听我的话,就说:“是我二忠叔结婚,咱们去,看新娘子,吃喜糖,坐席面子!”

萍听了,眼睛一亮,终于开了口:“我还没坐过村里人的席呢!”

“那咱得快走,去晚了看不到抢新娘了!”我说。

“抢新娘?咋个抢法?”萍很是好奇。

“就是二忠叔与别的男人一起抢。”

“哪能行,要是别人抢走了自己的新娘可咋办?”萍更加好奇了。

假的,都是闹笑话的!这话我没出口,我对萍说:“谁抢到就是谁的新媳妇!”萍瞪大眼,摇头说:“你骗人!”

我笑了,说真的!

萍没理我,一边给羊喂草一边说:“母羊这回真的能搭上羊娃儿?”

原来,萍还想着刚才搭羊娃儿的事,也难怪,她一个城里女娃,第一次看见搭羊娃儿,好奇着哩!

“能,每回都是这样搭的羊娃儿!”

“强,你答应我一件事儿好吗?”萍说。

“啥事儿?你说!”

“生羊娃儿时你要叫我去看!”

“哈哈,我以为多大的事情,行!到时我叫你就是了!”我对萍说。

萍将手里的草喂给羊,抚摸着羊的头说:“好好吃草,生个漂亮的小羊娃娃,到时我看你!”

萍看到路边的土涯上有一片开着黄花的草,“蒲公英!”萍欣喜地跑了过去,“快推我上去!”萍说。

我将萍推上了土涯,萍采了几株花。

下来呀?

萍站在涯上却不敢跳了,我对萍说你放心往下跳,我在下面接